

快餐文学坊

第二辑·散文报

编辑:快餐文学报编辑部 出版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策划:于文胜 总主编:温情 本册主编:葛一敏 责任编辑:王永民 书籍设计:文昊 党红

玻璃女孩

苏北◎著

遭
遇
湘
西

我随团到湘西采访,因集体活动匆忙,许多地方没能去看,我因受了沈从文、黄永玉笔下的迷惑,又极眷恋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,于是决定留下几天,自己走走看看。一人留下,行动就不那么方便,特别是在吃住行上就成了问题,我于是便同当地州里银行联系,希望他们给予方便。电话打过去,我自报家门,对面是个姓文的办公室主任接的电话,我告诉他我是总行报社的记者,并说明了自己的一点想法。文同志在另一端很是热情,一个劲地说:“没

有昆虫的气味,有植物的气味。我的朋友说,人是靠气味来识别的。我不能确定,那么我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?我想:人是靠气味来识别的,可能主要还是指在恋人之间,在亲情之间,在朋友之间。

城市的气味

悉。这座城市,应该来说还是不错的。对于北方,它是南方

了;而对于南方,它也不算太南方。我说它不错,主要指气候上。城市气候条件还是不错的。空气湿润,雨水充足,特别有利于植物的生长。城市的夏天,主要是香樟的气味。那种淡淡的气息,在夏日的午后,散发在空气中,有点清香,仿佛还有点清苦。在夏日的清风中,它们轻巧地游走。它们悄声地说些小话,一副没骨的样子。我骑车上街转一圈,在那

香港细节

在香港几日,虽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走马看花,然只要你是个有心人,还是能从一些细小的地方,发现香港管理的规范和有序。有些细节,让人感动。香港的所有行人红绿灯都安装一种发声系统,行人过马路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。刚开始我不知道,也没太注意,但总听到一街的小铃声。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,我自己出门散步。正好小雨蒙蒙,街上行人稀少,我便到处走走看看。在十字路口的人行



快餐文学坊

第二卷
文学

玻璃女孩

苏北◎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玻璃女孩 / 苏北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469-4671-9

I. ①玻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 269714 号

选题策划 于文胜

总主编 温倩

本册主编 葛一敏

玻璃女孩 苏北著

责任编辑 王永民

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

邮 编 830026
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
印 张 12.5

字 数 11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4671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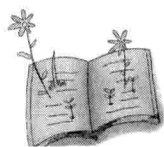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29.60元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: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xjdzx.taobao.com>)有售,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目录 || Contents

第一辑

那年秋夜 / 001
水吼 / 006
长山 / 010
美丽 / 015
刮鱼鳞的小姑娘 / 018
天堂里没有垃圾 / 023
雨·雪·雾 / 026
遭遇湘西 / 034
城市的气味 / 036
香港细节 / 039
你早晨街头的一些风景 / 042
阳朔:从历村到燕村 / 049
精灵般的短信 / 054
美女如妖 / 055



离巢 / 058

玻璃女孩 / 065

樱桃肉、烩鱼羹及其他 / 068

气短情长及其他 / 072

东园,或者清溪 / 080

第二辑

专案 / 085

守库 / 089

相亲 / 096

幸福 / 100

油灯下 / 103

少年与电影 / 106

少年与功夫 / 108

少年与钓鱼 / 112

少年与洗澡 / 116

第三辑

奇人大冯 / 119

沪上访黄裳记 / 123

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 / 135

呼吸的墨迹(外一篇) / 140

听沈从文说话 / 144

福山路 3 号 / 149

好的文字像鱼一样游弋 / 153

有关季先生的趣事 / 156

契诃夫教我记手记 / 160

读书记 / 162

云片糕 / 170

两个青年 / 172

盛夏读书记 / 175

偶得之书 / 178

机遇 / 180

无比的苍凉和寂寞 / 183

与丁聪先生的一面之缘 / 187

我为什么写《一汪情深：回忆汪曾
祺先生》 / 1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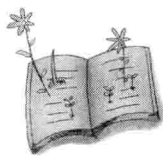
午后的黄蜂 / 192

第一辑

那年秋夜

雾水泼一样。那雾缠绕在这个南方县城的小巷，人就像在水中。两个少年并不愿离开，月亮停在中天，高高的。那冰洁的光亦如水一样泼下来，人就是湿的了。已是深夜了，少年在那湿湿的小巷中蹀躞。小巷阒无一人。夜在移动着。他们的心也在移动着，湿湿的，也温热着。

那个叫若竿的女孩并没说回去，其实过了一个小桥，就是她的姑姑家。她在小镇上住，寄住在姑姑家。她不说走，表示不愿离开。这个男孩还没无知到如此荒唐地步，于是极愿意奉陪到底。她们并没有什么话，因为找不出要说的话。可是这又何妨呢？他们认识的并不长，就在前不久，另一个高个子的男孩，对少年说，我们去看一个好看的女孩。于是他们就去了那个在水边的小镇，在一处门口挂



满了梨子的大树下，他们见到了这个现在就在眼前的女孩。那天少年还有点吊儿郎当，他首先是看上了大树上的梨，那满枝披挂的梨，坠得大树弯了腰。那晴空夏日，没有风的乡村静谧无比，头顶上的白云，是世界最蓝的颜色。大树在这样高高的蓝天下，挂满了它最心爱的果实，显得十分的美丽和骄傲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后来知道叫若竿的女孩走出了家门，她一眼看见这两个慌张的男孩。她立即停住：

“你们找谁？”

那个高个子的：“不找谁。来看你的。”

女孩立即一脸的愠怒，这时候的她真是无比的美丽。少年就是这个时候被惊呆了：世上还真有从画儿上走出来的人。她发怒的眼睛里满是天真，她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仇恨。她那样站着，眼睛是那么的蓝。不知是蓝天映着了她的眼睛，还是她的眼睛映着了蓝天。映在少年后来心里的，就是这一双美丽的眼睛，以及后来的她灿然的一笑：

“你们是不是没事啊。”

她忽然脸上变了一种表情，她笑了起来，她的牙齿整齐极了。那是一种迷人的笑。少年知道自己完了，他被她迷惑了！

之后的情形完全是另一种样子。女孩指着那个高个子的男孩说：

“没事给摘梨吧！”说着快步回到院子里，甩出一筐，筐滚了几圈，停在了少年的脚下。

高个子的并没说什么,只是一蹿,便到了树上,梨便雨点一般下来,这两个少年便在一片欢乐之中了。

高个子是女孩表哥。这个傻子少年,还完全在一片混沌中。

真正使少年惊呆的,是这个午夜来临之前,离摘梨的日子并不遥远,可是无心无肺的少年,已将吃梨的滋味给丢到了脑后,在黄昏有敲门声时,少年吃惊得嘴巴合不拢,是在开门之后。门口站着的是这个给他们梨吃的女孩,这个叫若竿的天仙般美丽姑娘。

少年愣了片刻,一下便慌张了起来,他不知该如何邀请这样的一个人?他说:“请进来吧?”可是口气却是疑问。还是女孩冷静:

“我到姑姑家来,到你这里看看。”

进了门的若竿比少年沉静得多,少年站着,而女孩已在沙发上坐着了,只是坐姿僵硬,人直直的,一点不生动。

少年的这个屋子真是乱极了。被子团在床上,到处是杂物和书,桌上堆得小山一样。少年有些尴尬,他已经懂得了羞涩和爱慕。于是他赶紧弯下腰去收拾,这个女孩,她要比别的女孩多一分慧心。她拿开少年的手,轻轻地说一声:“我来帮你收拾罢。”少年更加慌张,可是这样的慌张是多么的愚蠢,于是便一任女孩去完成这些功课,自己倒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,低头立于一旁。

时光就在这种半是羞涩半是甜蜜中溜走,待这间不大的屋子换了天地般印在少年眼里,天已完全黑透。外面月光溜进房中,那沉沉的雾就是这个时候开始降临。少年与女孩又对坐下来,她们并没话说。这样默默坐着,不免又使得自己紧张。于是女孩站起来说:



“我该走了。”

少年完全是不由自主，他并不说什么。他跟了出来。两人于是走在这如水的雾中，仿佛两只沉到水底的鱼。这雾真是静啊，空气清凉。一切仿佛在梦中行走。走了一段，女孩说：“不用送了，我到了。”少年并不说什么，他只是跟着又往前走。女孩说：“真的到了，你回去吧。”少年仍是走着，走过了那座桥，女孩说：“这是我姑姑家。”她指了指桥边的一扇门。就在女孩举手敲门的一瞬，不知谁人给的力量，少年一把抓住了女孩的手，说：“我们再走一走。”女孩愣了一下，便顺从地跟他到了更僻静的一条小巷。

小巷并不长。夜也慢慢深去。两个少年不知在这条小巷中走了多少来回。他们并不靠近，偶尔有夜归的人，不觉还要离得开开的，仿佛是两个没有干系的路人。

夜的凉气升了上来。那雾沉到地面，仿佛可以用脚踢起。少年不觉有些寒意。似乎那个叫做若笄的女孩，也被寒意所袭。而那两颗跳动的心，却是烫手得很。两个孩子在这深的夜中静静地走着，有时少年的衣裳，偶尔碰到女孩的某个地方。虽是衣裳，可少年仍然心跳得厉害。少年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想亲一下或拥抱一下面前的这个女孩。少年萌生了这个想法脑子就跟着炸了一下，喉结于是就不由自主地上上下下，仿佛心这时候到了那里。少年心中默默念着。他必须镇静下来。他在等待所谓的机会，多少次机会似乎到了，可少年怯了一下，那个觉着的机会又失去了。少年自己把自己弄得紧张极了。

有秋虫在墙脚低鸣，月影已经移在很远的地方去了。于是夜跟着暗了下来。那雾似乎浮了起来，在树杪和桥面徘徊。少年斗争十分的激烈。他想亲一下面前的这个姑娘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。可是少年不知道这样做，是得到了这个人，还是会吓跑了这个人？这样的选择十分的困难。少年已经作好了打算，他情愿面前的这个人骂他一声流氓，或者拂袖而去。于是少年突然站了下来，他突然把双手搭在面前的这个人的肩上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我亲一下你的额头，可以吗？”

愚蠢的孩子，你面前的这个人早就在等待这一刻。女孩并没有说话，她只是轻轻地闭上了眼睛，身体也随之瘫软了下去。少年于是心抽紧了，他轻轻地把面前的这个人揽入怀中，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。少年觉得女孩的额头冰凉冰凉（夜气确乎上来了）。少年似乎被谁拍了一下，他忽然变得十分熟练，又轻轻托住女孩的面颊，就这么静静地看住她的眼睛。她的眼睛稀奇而神秘，似乎有个神仙住在里头。少年的举动使这个女孩十分地安静。她不推让，却安静如受惊的小兽，显然这些都是女孩没有经验过的。少年觉得女孩的面颊柔滑极了，他抽紧的心松了一下，便轻轻地在女孩唇上亲了一下……

这一夜这个少年没有睡着，那些情景在他的眼前不断地变幻。这个小小的少年，他想着想着，枕巾湿了一片。

两个少年终于没能走到一起。那个叫若笄的女孩，后来却因为一个偶然的故事，永远离开了这个鲜活的世界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



真的非常怀念那个秋夜。

水 吼

这个地名真美。一条潜河从劈开的大山倒下来，那水撞击着巨大的山石，发出轰隆隆的吼声。之后猛拐了一下，甩过一处平滩，便安安静静地流过一个镇子。这个镇子，便叫了水吼。

我是夏天来到水吼的，正是水最旺的时候。那泱泱的大河狂吼着砸下来之后，正旺旺地流淌，岸边的水草在水流下一派欢腾，仿佛听到她们咯咯的笑声。她那肥美葱绿的样子，使人想起正往外涨着青春气息的少女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即使喝着雨露清风，也会茁壮健康地成长。是的，你看看那些树，那些草，哪一样不是旺盛着。那些绿太铺张了，有些浪费的过头。你再看看镇子上的老人，孩子和那些姑娘，哪一个眼睛里不是葱绿，不是碧蓝。那满山遍野的翠，皆映到他们的心里。

我来到镇上，是到一个叫野寨的小学，代课。

学校藏在大山的皱折，一个空坪，几排房屋。空场有几棵大树，四人合抱不过。有人说，是银杏和香樟。我仰头望望，四围山色空蒙，空坪上孩子们的跑动和嘴里的朗朗声，在这大山中，显得很静。

我来的第二天表姐即来看我。表姐是一年前来到这个镇上的。山那边有个石油队，表姐在石油队钻油。表姐进到屋子，我正在那

里挂蚊帐,屋里很黑,光线不好。我见表姐进来,屋子就跟着一亮。那是表姐的眼睛。我表姐是那种让人惊心动魄的人,她才二十出头,一切都是正好,像一只刚刚剥开的热鸡蛋,肤色像,线条像。她走路,柔软得像一只虫子,没有一丝动静,而目光所到,却让人一亮。我就是在表姐的眼睛中,看到表姐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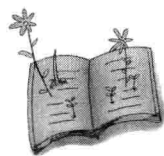
表姐的笑和动作,也像是一只虫子,柔软而安静。她笑着走进来,说:“你这好难找。”之后就拿开我的手,给我挂帐子,动作慢且无声。

中午我在食堂打了饭和菜,拼了两张凳子,表姐在我这吃饭。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,青菜里只有两滴油。

我在这个小学教书,纯粹是误人子弟。我才高考落榜,闲着无事可做,父亲说,就到我那镇上代课去吧。父亲的“我那镇上”,是因为他是镇长。我到这个镇上,就相当于纨绔子弟,说来教书,还不如说来鬼混好听。

果然没过几天,一个叫纳远标的人来了。他一来给我带了一条军裤,那个时候,穿一条肥肥大大的军裤,是很时髦的。纳远标在镇医院做化验,他在显微镜下,看那些红白细胞,而他的脸凹凸不平,煞是复杂,可人是热情极了。他说话语速很快,因此就有些磕磕巴巴,他对我说,我,我,我早就认识你了!你家住,住,住……在西门老街。他和我一样,都是从县城来到镇上。他的过度的热情,总是给人以好感。他赢得我表姐的好感,并且最终征服了我表姐,我想都得归功于他的热情。

那个星期天,表姐过来,快到中午时,纳远标来了。纳远标一见



到我表姐，就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他是第一次见到我表姐，我对纳远标说，这是我表姐；我又对表姐说，这是纳远标，在镇上医院。表姐笑了一下，算是回答。表姐一笑，纳远标便紧张得很，他说，我，我，我在镇医院做，做，做化验……看红，红，红……白，白，白细胞……表姐一听他说话，就笑了，并且笑出了声。纳远标一听到我表姐笑，便打了我的一个碗。我一共才两三个碗，还被他打了一个。于是纳远标又说，碗，碗，碗……我那多呢！回头到我那拿，拿一捆来……说完他扭头就走，跑得不知有多快。

果然不一会，纳远标又回来了。他不仅抱回一摞碗，而且买了一副鹅杂和一个小炒。之后他的热情大涨，又跑到我们食堂打饭菜，回来搬开我的桌子，擦拭干净，倒出鹅杂、小炒，食堂的炒土豆，烧豇豆，他竟然还带回一瓶啤酒，用碗倒了出来，他坐回床沿，让我同表姐坐在他对面仅有的两张凳子上。这时他说话了：开，开，开饭了。

那顿饭吃得浪漫而温馨。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叫水吼的小镇上的一次浪漫午餐。表姐软软地坐着，她像一只虫子，安静而无声。一个美人，又安安静静，女人的味道全出来了。表姐就像一道光，一束花，一首曲子，她不声不响，可这些都有了。那个午餐纳远标涨红着脸，慌慌张张，将那一瓶啤酒几乎给他一个人喝光了。

我完成了表姐和纳远标第一次见面，剩下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事。果然没过多久，纳远标赢得了表姐的好感。我想多是纳远标的殷勤打动了表姐。有一次纳远标让我到他那里吃饭，要我叫上表姐。表姐去了。他竟然为表姐打了一条狗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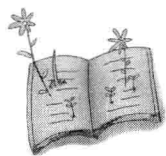
的,反正那顿狗肉真是美妙极了。吃得我和表姐鼻涕直流,过瘾啊。表姐虽然安静,可还是鼻涕直流,把纳远标笑的,说,这只虫、虫、虫子是、是、是只馋虫。

那天晚上,表姐说来,可是终于是没有来了。我走出我的宿舍,夜黑得很沉,虽然月光高高的在天上映下来,可是大山里的夜晚,总是显得沉静些,我轻轻走到香樟树下,隐约见到两个人影,我定下神来。见那娇美的白影子,定然是我的表姐,而那个野兽般的高大影子,正轻轻搂着我的表姐……

之后的日子轻松而缓慢。表姐到我这里来的越来越少,而有几次我随纳远标和表姐到学校边的小溪里去嬉水,那青青的水草,欢快的溪水,美的表姐,就似那山的神。那样的画面,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。有那么一回,纳远标竟然在水中牵住我表姐的手,表姐竟然不反抗。我知道,我是喜欢表姐的。可是,也只能在“表姐”的分上。从此我知道,我完了,表姐完了,她的爱,被一个男人掳去了。

山那边的石油终于没有钻到,可有一次机器竟然压坏了表姐的一个手指。本来是在山那边一个镇上的医院治疗,可纳远标执意要将表姐转来他们医院,表姐来了。医院是爱情的温床。表姐左手的一个指头虽然并没能治好,可她终于在病床上被爱情击倒。

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捉摸,我来到水吼,本是高考落榜,来混日子。却无意中为表姐促成一桩好事。不是我的到来,纳远标也许和表姐永远不会相识。他们也不可能走到一起,生了孩子,还过了这一辈子。



过了一年,我还得回到县里去,表姐也回了县里,可这一次,她是随了纳远标走了。

可是我却永远记住了水吼,这个美丽的地方。表姐的爱情,是我水吼的纪念,也是我记住水吼的理由。

长 山

长山的意义因两个女孩而存在,否则这一个地名可以删去。长山,这是多么庸俗的名字!它就像人的名字叫金贵和发财一样,直白而俗气。

可是,它却因为两个女孩而存在了。它是我少年经历中的一个地标。因为那个炎热的、天蓝的不能再蓝的夏天,到处都是绿色,到处都是蝉鸣。我和另一个白胖的叫小秦的男孩,骑着两辆破单车,我们要到长山去,到长山去,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——为两个女孩去挂蚊帐。

这个地方是皖东的一个丘陵。山不高,却气候很好。植物是高兴啊,它们快乐地成长着。夏天开花,秋天结果。那满山满坡的绿,杂树丛生,山槐、苦楝、花桑、银杏、柏树……看,那还有一片竹林,一片山竹!我们从一个叫西武的地方出发,车上绑了十根笔直的竹竿,沿着这山路曲折而行。单车快乐地滚动着,它也被感动着,它在蓝天下,在满眼的翠绿中,一路弯曲下坡,它沿着那黑色的柏油路

面,它要歌唱。那就唱一个吧:

我是一个快乐的破单车,
我马上要去见一个美丽的姑娘

.....

摇一下铃声吧:

“叮铃铃叮铃铃……”

“叮铃铃叮铃铃……”

这清脆的铃声回响在山林中,哈哈,这一个夏天,这一个蔚蓝色天空下的夏天,在一个叫长山的地方,这个世界仿佛只有我们两个人,不,还有这片葱翠的绿,那些鸟儿你知道吗?那些树儿你知道吗?树下坡上的金银花,嘿,还有你,苍耳子,你知道吗?我们要去见一个姑娘!有一个姑娘,她有一些任性,她还有一些嚣张;有一个姑娘,她有一些叛逆,她还有一些疯狂……

我们骑过那个像棋子一般的小镇,之后一路下坡,拐到一个山坳里。我们在坡上就看见,一片红瓦深藏在那一丛浓浓的绿色中。那是一个敬老院。在敬老院的里面,有一个小小的储蓄所,这两个女孩,她们就在储蓄所工作,一个出纳,一个会计。单骑欢笑着沿着山坳的绿色披纷的碎石路冲下去。年青的单骑,你奔腾吧!

噢!这里是多么阴凉啊。大树都比红瓦还高。敬老院门口的水泥台阶真干净!哈哈,门口的这几棵大树!噢!是梨树,结满了梨!太多的梨!枝头坠的满满的!小枝都弯下了腰!梨们静静的,一点声音没有!敬老院左边有一扇小门,开着,边上一块牌子:长山信用